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種

王雲五主編

會正文公詩文集

(上)

會國藩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曾文正公詩集目錄

卷一

四言

題楊忠愍公二疏手草

題易公筠亭遺像

五言

雜詩九首

里胥

送吳榮楷之官浙江三首

題錢崙仙同年慈竹平安圖二首

寄懷劉孟容

題周小邨前輩塞外課經圖

地用莫如馬二章思賢也

題龍九詩

贈李生

西征一首呈李石梧前輩

留侯廟

柴關嶺雪

廢邱關

岱雲同年喪妻爲此詩譬之

寄弟

乙巳春闈謝戴醇士前輩畫竹

請醇士前輩畫竹歸貽樹堂題詩一首

又贈筠仙一幅

送王子壽歸荊州五首以高步追許由爲韻

送陳岱雲出守吉安

丙午正月二日作

題箕谷圖

送王孝鳳之雲南卽題其尊人松菊圖

題錢崙仙蕪燭修書圖

題孫君采芝圖二首

酬陳慶覃侍御

小池

茲晨

失題

題泛海圖

秋懷詩五首

酬薛曉颿

送舒伯魯

劉叟詩

送莫友芝

題彭旭詩集後卽送其南歸二首

丁未六月廿一爲歐陽公生日集邵二寓齋分韻得是字

送黎樾喬侍御南歸五首

題季仙九師采蘭蓺菊圖

題朱伯韓詩集後十首

送黃恕皆使秦中

北堂侍膳圖爲姚吏部題二首

題陳氏五世鄉賢遺像

韓齋爲孔舍人題

桐陰消夏圖爲史吏部題

題苗先釐寒鐙訂韻圖

養閒草堂圖爲潘博士題

陶太常小像

會合詩一首贈劉孟容郭伯琛

王母方太夫人詩

贈李眉生

題俞蔭甫羣經平議諸子平議後

謝王壬秋徐州見贈之作

附 伎求詩二首

卷二

七古

謝疊山賣卜研爲劉太守題

送凌九歸

送楊春皆歸

題毛西垣詩集後卽送之歸巴陵五首

題顧南雅先生畫梅應何子貞

傲奴

瑄瑄行戲簡何子敬乞醃菜

反長歌行

題畫蘭三首應田敬堂同年

贈何子貞前輩

題唐鏡海先生二圖

感春六首

爲何大令題明趙忠毅公鐵如意

喜筠仙至卽題其詩集後

六月二十八日大雨馮君樹堂周君荇農郭君筠仙方以試事困於場屋念此殆非片塹詩調

之

荇農旣和余詩而三子者皆見錄於有司乃復次韻

題明陳忠愍公雪聲堂硯爲唐觀察樹義作

題醇士前輩爲滇生師書竹疊前韻

謝岷樵

移居偶成

陳慶覃詩鈔題辭三首

憩紅詩課戲題一詩於後

書朱皋亭家傳後

送周文泉大令之官城武

送凌十一歸長沙五首

送謝果堂前輩歸江南

題王少鶴嚶砧課讀圖

丙午初冬寓居報國寺賦詩五首

酬李生三首

次韻戴醇士邵蕙西見過

題平谷山莊圖

題王麓屏扁舟歸養圖二首

書嚴太守大關賑糶詩後

送黎樾喬侍御南歸

題張石舟煙雨歸耕圖

太學石鼓歌

題朱伯韓侍御之尊人詩卷手蹟

題蒼筤谷圖

答李生

題唐本說文木部應莫邵亭孝廉

贈吳南屏

游金山觀東坡玉帶詩

卷三

五律

早起憶九弟二首

得郭筠仙書竝詩卻寄六首

寄弟三首

獨出

訪苗先麓

懷劉蓉

歲暮雜感十首

桂湖五首

至日二首

雨

送吳英樾之官浙江兼簡魏黃生大令三首

送鄧伯昭兼簡家伯醇秀才三首

莫過竹如

東鄰杜氏義塾

送王少鶴

送金竺虔之官閩中

七律

歲暮雜感十首

寄郭筠仙浙江四首

三十二初度次日書懷

憶弟二首

漫興

聞客話里中近事

元戎

溫甫讀書城南寄示二首

早發沔縣遇雨

初入四川境喜晴

梓潼道中有懷馮樹堂陳岱雲

早發武連驛憶弟

三十三生日三首

國士橋

哭少時同學某

送妹夫王五歸五首

酬九弟四首

贈梅伯言二首

夜直苦寒

吳宮黃病中屬市鹿尾

臘八日夜直

失題四首

丁未六月七日考試漢教習試院作二首

武會試闌中作

送孫芝房使貴州二首

書邊甕石詩集後二首

送梅伯言歸金陵三首

酬李芋仙二首

次韻何廉昉太守感懷述事十六首

讀吳南屏送毛西垣之卽署長歌卽題其集

五絕

讀李義山詩集

七絕

入陝西境六絕句

題畫竹次醇士前輩韻二首

送唐鏡海先生九首

壬戌四月沅弟克復巢縣和州含山等城賦詩四首

沅甫弟四十一初度

飾於其間也。吾亦將守吾闕者焉。

新甯縣增修城垣記

道光二十有七年秋八月，蔣人李世德、雷再浩爲亂於湖南之新甯。有司檄遠近有能禽賊者，白金五百兩。於是吾友江忠源、岷樵應募，部鄉兵，縛賊送官司，取所謂五百金者歸獻堂上。爲太公壽。太公曰：「長吏以賞罰驅民，矯而不受，是墮上之信也。資人之力而專其利，是利己之廉也。信墮無以馭衆，廉利無以立身。二者有一，將必不可。吾邑城垣傾圯久矣，若捐此金以興修，官必嘉之，衆必和之，衆與而功易集，城完而民得安枕。此十世之勳也。」岷樵從太公言，乃歸金於官，而上其議。長寶道兵備使者楊公聞之大悅，亦輸助五百金。知寶慶府事某公知新甯縣事某公，各捐若干金，以助役。邑之士夫耆長亦鼓舞輸財爭先，輦運兵事之後，刻日興工。人人如驚鳥之願治其巢也，大抵天下行省所隸各有邊區，與他省所隸相際，去會垣動以千里，往往萬山叢薄，歧徑百出，奸人亡命，嘯聚其中，伺隙而爲變，捕之此，則逃之彼，鳥鼠奔竄，不可窮詰。或攻破山城，據爲窟穴，輒以號召叛徒，聲生勢長，相望也。若鄖陽、陝西、湖廣之交，南贛、江西、福建之交，以前明原傑王守仁之才，經略數年，僅而得安，而南山、老林、際三省之交，嘉慶教匪之役，喪師糜餼，乃至不可勝計。新甯亦山國也，實處湖南、廣西之交，匪人煽結，卵育其間，瞰叢嶺之山城而欲據而有之，屢屢矣。往在道光十六年，藍正樽以一亡賴，揭竿竊發，幾欲墮城而殺守吏，曾不一紀。李世德、雷再浩踵而逆命，豈不以下邑孤遠，城郭不完，有以誨盜而起亂萌哉？如又不從而修葺之，數歲以後，餘孽復滋，將思一逞於我。此垣墉之卑窳者，可長恃之以爲晏然乎？於是岷樵以二十八年二月舉工，先治

城之四門有樓，踈然而高，有闔，儼然而堅，赤白煥然而改其舊，遂次第興築，雉高於前者幾尺，培而厚者幾尺，補缺垣若干丈，增睥睨若干，都計土工幾千幾百，石工幾千幾百，金木之工幾千，費錢幾百萬，以二十九年某月畢役，自是有可守之險，寇賊不敢規以爲利矣。岷樵之來京師也，屬余敍其顛末，俾後之守土者不時繕治，無苟毀成功云。

槐陰書屋圖記

吾師江陰季先生，自名其寓舍曰槐陰補讀之室，而屬人爲之圖，圖成於道光癸卯之夏。時先生方官內閣學士，職思簡易，曰補讀云者，以爲績學不夙仕優而後補之謙退之詞也。是年冬，先生視學安徽，三年還朝，則已掌吏部，或攝戶部，又督漕於潞河，釐鹽於天津，蕩滌田賦積虧於兩浙，庶政倥傯，刻無暇晷，閒遂有巡撫山西之命。於是先生手圖而告國藩曰：吾昔名吾居室而圖之也，將以讀吾書也。今五六年閒，腐精於案牘，敝形神於車塵馬足，曩之不逮，竟不克補，則今之悔，又果可補於後日乎？子爲我記之。志吾疚焉。國藩嘗覽古昔多聞之君子，其從事文學，多不在朝班，而在仕宦遠州之時。雖蘇軾、黃庭堅之於詩論者，謂其汴京之作少遜，不敵其在外者之殊絕，蓋屏居外郡，罕與接對，則其志專，而其神能孤往橫絕於無人之域。若處京師浩穰之中，視聽旁午，甚露而已矣。尙何精詣之有哉！我朝大儒林興，號爲邁古，然如睢州湯公儀、封張公江陰楊公高、安朱公臨桂陳公合、河孫公數賢人者，大抵爲外吏之日多，宦京朝之日少。卽在京朝，其任職也專，其守法也簡，亦常日有餘光。人有餘力，今六部科條之繁，旣三倍於百年以前，而先生之所歷，或一身而兼數職，一歲而更數役，每夕丑初，趨離宮待漏，盡午而後返，曹官白事，判

牘莫夜不休。又以其閒賓接生徒宴會寮友。伺隙以求終一卷焉。而不可得。視數賢人者之處京朝。時勢固不侔矣。此先生所用爲憮然也。今者先生持節山西。政成而神暇。盡發遺編以補素願。蓋將與數賢人者角其實而爭其光。而國藩忝竊高位。乃適蹈先生之所疚。往者不可償。來者不可必。故略述時事。令異世官朝籍者有考焉。

養晦堂記

凡民有血氣之性。則常翹然而思有以上人。惡卑而就高。惡貧而覲富。惡寂寂而思赫赫之名。此世人之恆情。而凡民之中有君子人者。常終身幽默。闇然深退。彼豈生與人異性。誠見乎其大。而知衆人所爭者之不足深較也。蓋論語載齊景公有馬千駟。曾不得與首陽餓孺絮論短長矣。余嘗卽其說推之。自秦漢以來。迄於今日。達官貴人。何可勝數。當其高據勢要。雍容進止。自以爲材智加人萬萬。及夫身沒觀之。彼與當日之廝役賤卒。汚行賈豎。營營而生。草草而死者。無以異也。而其閒又有功業文學。獵取浮名者。自以爲材智加人萬萬。及夫身沒觀之。彼與當日之廝役賤卒。汚行賈豎。營營而生。草草而死者。亦無以異也。然則今日之處高位而獲浮名者。自謂辭晦而居顯。光氣足以自振矣。曾不知其與眼前之廝役賤卒。汚行賈豎之營營者。行將同歸於澌盡。而豪毛無以少異。豈不哀哉。吾友劉君孟容。湛默而嚴恭。好道而寡欲。自其壯歲。則已泊然而外富貴矣。旣而察物觀變。又能外乎名譽。於是名其所居曰養晦堂。而以書抵國藩爲之記。昔周之末世。莊生閔天下之士。湛於勢利。汨於毀譽。故爲書戒人。以闇默自藏。如所稱董梧宜僚壺子之倫。三致意焉。而揚雄亦稱炎炎者滅。隆隆者絕。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君子之道。自得於中。

而外無所求。飢凍不足於事畜而無怨。舉世不見是而無悶。自以爲晦天下之至光明也。若夫奔命於烜赫之途。一旦勢盡意索。求如尋常窮約之人而不可得。烏覩所謂高明者哉。余爲備陳所以蓋堅孟容之志。後之君子亦觀省焉。道光三十年歲在庚戌冬十月。

湘鄉縣賓興堂記

自古開國之主。以武功龔定禍亂。而繼體蒙業之君。恆以文德致太平。如漢如魏如宋如陳如拓拔魏如高齊如唐如明。其第二世嗣爲帝者。皆諡曰文。我朝龍興遼瀋。太祖以神武肇基。其製造國書。右文布化。郊廟齋戒諸大典。多成於太宗文皇帝之世。蓋武以開之。文以守之。干戈方興。未遑雅教。非其志有未逮。亦其時會有不得兼者也。咸豐二年。粵賊洪楊之徒。旣已踰嶺而北。由湖湘而犯江漢。長驅東下。入金陵而據之。遂北寇河朔。東躡瀛碣。西擾汾晉。中原糜沸。我湘鄉實始興義旅。轉戰於兩湖。江西。廣西。廣東。河南。安徽諸行省。所在破敵克城。聲威烜然。號曰湘勇。湘勇之名聞天下。一時宿將如羅忠節公。王壯武公。李君續賓兄弟。蕭君啓江。劉君騰鴻。趙君煥聯。蔣君益澧。及余弟國荃輩。皆以仁勇爲士卒所親附。歷久而不渝。蓋武功之懋。非他州縣所可望而及。秦漢稱山西出將。考之安定。天水。隴西諸郡。曾不能敵今日之一縣。可謂盛矣。其官斯土者。則有朱侯孫詒唐。侯逢辰。黃侯醇熙。賴侯史直。又皆一時賢俊。有循良之績。與邦人士講求吏治。將略。互相稱美。訴合無間。同明相照。同氣相求。何其翕應者與。咸豐癸丑。唐侯臨莅茲邑。倡捐助餉。練勇防堵。越二年。申詳大憲。奏請增廣文武學額。聖恩加增。永爲定額。人爭頌唐侯之功不衰。是年天下士會試於禮部。湘鄉獨無人赴部應試。唐侯喟然曰。湘鄉之武。非無文也。今或無一士

與於春官之試。豈余之不德。不足以興文教歟。抑軍興久而生事絀。公車之欲北者。不足於資歟。於是捐金若干。買七都田六十三畝。爲賓興公費。又勸諭士民。捐買田宅若干。以子午卯酉年租入。爲會試旅費。寅申巳亥年租入。爲鄉試途費。辰戌丑未年租入。爲歲科試卷費。置賓興堂。擇廉正者經紀之。立條明約。既簡既堅。以期久遠。自唐世長吏設賓主。陳俎豆。備管絃。行鄉飲酒禮。歌鹿鳴之詩。以饒士。差具前古興賢之義。今猶略存其法。獨不得與計吏偕。士或起白屋。無所資藉。則刈廉捐義。媿爲一切。苟以集事無匱乏。枉吾尺以求一日之直。彼有所迫而然也。湘鄉山邑。多狷介自守之士。唐侯禮賢惠衆。所以愛士者甚重。則士之所以自待者。愈不得輕入。無仰事俯畜之累。出無金盡裘敝可憐之色。搏心壹志。以道於君子之道。而委蛇以隱射乎有司者之程度。境裕而神暇。事半而功倍。然猶有失焉者。蓋什而不能以一二耳。方今大難削平。弓矢載囊。湘中子弟忠義之氣。雄毅不可遏抑之風。鬱而發之於文。道德之宏。文章之富。將必有震耀寰區。稱乎今日之武功。而又將倍焉蓰焉者。余雖衰鈍。尙庶幾操左券於此。請以右券責之。

聖哲畫像記

國藩志學不早。中歲側身朝列。竊窺陳編。稍涉先聖昔賢魁儒長者之緒。驚緩多病。百無一成。軍旅馳驅。益以蕪廢。喪亂未平。而吾年將五十矣。往者吾讀班固藝文志及馬氏經籍考。見其所列書目。叢雜猥多。作者姓氏。至於不可勝數。或昭昭於日月。或湮沒而無聞。及爲文淵閣直閣校理。每歲二月。侍從宣宗皇帝入閣。得觀四庫全書。其富過於前代所藏遠甚。而存目之書。數十萬卷。尙不在此列。嗚呼。何其多也。雖有生知之姿。累世不能竟其業。況其下焉者乎。故書籍之浩浩。著述者之衆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